

非同一般的杜环，你了解吗？

杜环，中国唐代旅行家，又名杜还。他的出生地不详，一说为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襄阳郡（今湖北襄阳）人；生卒年也不详，大约生活在盛唐时代，距今约1300年左右。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地与生卒年均难以确考的古人，却以自己的旅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比如历史上第一个有名可指、有史可查的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后世到达非洲最著名的是明代的郑和）；历史上第一个将西亚、北非贯通游历并予记录成书的中国人（且极可能是亚非游历里程最长的唐朝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历史上第一个以一己之力践行“一带一路”的旅行家。

唐天宝十年（751），杜环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又名咀逻私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作战被俘，其后曾游历西亚、北非，历时达十余年。宝应元年（762），他乘商船回国，写成《经行记》一书，详细记载此次历时十余年的横跨亚非之旅行。可惜该书已失传，只有杜佑的《通典》（801年成书）曾引用此书，遂有1500余字“残本”保留。即便如此，流传下来的这1500余字的记载，也成为研究中西地理交通史与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曾亲笔抄录并校订这1500余字；后经近现代

李白出生地“碎叶”惊现《经行记》篇首

学者多番校注与考证，杜环与《经行记》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据考证，《经行记》是中国最早记载阿拉伯世界风貌和中国工匠在西亚及北非传播生产技术的古籍，记录了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经行记》中逐一记载了拔汗那国、康国、师子国、波斯国、碎叶、石国、大食等国的地理环境、山川河流、土产风物、生活风俗、宗教、节日娱乐

等诸多方面的情况，为研究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杜环乘船归国那年恰是“诗仙”李白（701—762）逝世之年。现存《经行记》首章恰是李白出生地碎叶城的游历记录，所谓“无巧不成书”，相信后世读者皆会“拍案惊奇”与大感快慰罢。

碎叶是唐朝在西域设的重镇，与龟兹、疏勒、于田并称“安西四镇”，位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

（阿克·贝希姆遗址）。据杜环记载，碎叶国（城）从安西西北千余里有牧达岭，南是大唐北界岭，北是突骑施南界，西南至葱岭二千余里，其水岭南流者，尽过中国而归东海。岭北流者，尽经胡境，而入北海。这样形象准确的地理方位及地质形态描述，将碎叶之景物风貌，逼真地呈现出来。不难揣想，在这样山海连绵、海天相接的一片广阔天地中，出生于此地的“诗仙”之豪迈洒脱的性情，融汇于其诗句中的那份豁达高绝的格调，乃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真是“天然去雕饰”、“千古此一人”了罢。

除了记录“诗仙”出生地的胜景，《经行记》还记载了阿拉伯地区高度发达的医学，对“西医”的外科手术大感神奇。当时阿拉伯的医学中心在埃及和叙利亚，阿拉伯医士充分学习和借鉴拜占庭医学，将欧洲医学与本土实情相结合，形成一套阿拉伯医学体系。杜环称这些阿拉伯医士“善医眼与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杜环提到的“开脑出虫”，实际就是开颅手术，当时也称“穿颅术”，是指打开颅骨摘除肿瘤或施行其他与脑部

记载的“穿颅术”曾治好唐高宗眼疾

相关的手术。在杜环亲眼目睹阿拉伯医士之前一百年，早在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这种“穿颅术”就已传入我国。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六下》记载，大秦“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音省）”，就是通过头颅开刀治疗双目失明。依据现代医学解释，“穿颅术”治疗眼睛

失明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打开颅脑放血，降低颅内压，释放其对视觉神经的压迫，达到恢复视觉功能的目的。

约1500年前，“一带一路”上的穿颅术传入中国，又过了约40年，到了永淳元年（682），这种神奇医术在大唐帝国最高统治者身上得到试验。这一年年底，唐高宗李治主持嵩

山封禅回到长安不久，在没有明显症状情况下突然失明。侍医秦鸣鹤熟悉大秦医术，为迅速治愈重症，大胆试行“开脑出虫”之术，在皇帝脑袋上施行了穿颅术竟获成功，使唐高宗重见光明。这样的“内廷秘术”，如杜环这样的“边军小卒”当然是无法亲睹的，还好，因缘际会，他的亚非旅途中，让其得已亲睹这神奇的穿颅之术，并写入《经行记》，让后世读者得以将这珍贵的现场记录与《新唐书》的史料文献相印证。

除了记载神奇的阿拉伯医术之外，《经行记》还记载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西传的历史。汉代发明的造纸术，经由西亚—北非—南欧，一路迢迢前行，撒下了文明进化、文化进步的机缘。这是“东渡西传”的文明互动之历程，这是“礼尚往来”的文明共享之历程。这一切，都在杜环的笔下生动呈现；这一切，即使在千余年后来读来，仍如此亲切、清晰。

“造纸术西传”在杜环笔下生动再现

当时，滞留于西亚地区的唐朝士兵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金银匠、画匠、绶绢织工、造纸匠等，他们将中国先进的科技成就，特别是造纸术带到当地，并在撒马尔罕开办第一个造纸作坊，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

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那“化腐朽为神奇”的中国造纸术，将树根、草皮、破布、麻绳等毫无用处的废品点化为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令当地人啧啧称奇，并对学习这门技法心生向往。

逐渐地，当地人开始掌握中国造纸术的方法与实际操作，韧性十足、吸墨适度的中国纸张开始风行，很快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文化交流与文明传承也因此更为便利与常态化，当地与中国的文化纽带关系愈加紧密。通过西班牙等西欧国家传入的中国造纸术，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有真实姓名可查证的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杜环的亚非之旅虽源于战败被俘不得已而为之，但这趟神奇之旅还是比较安逸，条件比较优裕的。比之汉代的“苏武牧羊”的苦楚，要适意许多；比之“张骞使西”的辛劳，也要轻松许多。正是有了“杜环周游”式的游历记录，使得世人看待这个世界更多了一份包容与理解；作为世界斑斓、文化多元的忠实记录者，杜环的一生值得被世人铭记。

在公元751年的“怛逻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获后，杜环作为大唐帝国的重要战俘被送到库法（伊拉克南部古城），受到优待，不但未限制自由，

第一个有真实姓名可查的到达非洲的中国人

还让他与军团随行，并参与几次军事行动，均取得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环虽是战俘，也是参与“国际维和”的特种部队的特殊战士。这样的特殊身份及特殊使命，使他得以周游西亚，并随之游历埃及、苏丹而到埃塞俄比亚的摩邻国。

《经行记》中，描述了杜环从耶路撒冷启程，经过埃及、努比亚到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王国的见闻。阿克苏姆人崇敬的三大神中，在天神、地神之

外还有海神摩邻，杜环管它叫摩邻国。进入非洲后，杜环亲眼见到埃及、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流行“大秦法”（基督教），以及埃及的国教和努比亚沿海阿拉伯人所信奉的“大食法”（伊斯兰教）；在尼罗河以东苏丹境内从事转口贸易的牧民贝贾人，则崇奉“寻导法”（原始拜物教）。所有这些在西亚与北非的亲身游历，不但给予杜环更为广阔的人生视野，也为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古代中西交通史料。

公元762年夏天，杜环从埃塞俄比亚的马萨瓦港回到波斯湾后，当年便搭船返回广州，完成了历时十余年的亚非之旅，并写下了《经行记》。约1300年后，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相信继中国汉代的张骞之后，“杜环”这个名字也必将被“一带一路”上的世界各国所铭记！
来源：北京青年报